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盲子

王闷闷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盲子

王闷闷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盲子

王闷闷 著

内容提要：

以陕北说书为题材的一部小说，通过盲子、张存亮、张三梅、李植兴等人一生的经历，不同的年纪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不仅仅是一种对说书艺术的传承，更是对中国近百年来发展进程的一个简略写照与折射。里面巧妙的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他们的作品，来表达一种大传统文化和小传统文化面临当下新媒体、物质的冲击该怎么传承怎么改进怎么延续。

ISBN 978-7-89900-545-3

出版时间：2016 年 4 月

总 策 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晓 虹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 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shuzichuanmeiapp@cnpubg.com

电 话：010-58110486

传 真：010-58110456

版 次：2016 年 4 月 第 1 版

字 数：136,000

定 价：6.66 元

ISBN 978-7-89900-545-3



9 787899 005453 >

目录

引子. 活成这么个，每天的天气都是蓝格瓦瓦、晴格郎朗的

第一章没有颜色不全是黑色，还有命运

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将要介绍：

活成这么个，每天的天气都是蓝格瓦瓦、晴格郎朗的

孔子和盲子——两个“子”的区别——漆黑的世界——以及一个亮点——说书

1.没有颜色不全是黑色，还有命运

2..孔子与盲子

3 以及，一个亮点

4.说书

5.爹的几个因素

第二章流浪着的学习，天空的云雨形成，冷冻一下就简单的可以说是冰雹与雪

无序的排列，却怎么也不能无限不循环：

自己的无色开始被涂染——半截橙颜色——零散碎片的黄颜色——两疙瘩绿颜色——一抔半青颜色两块又三分之二的紫颜色——几股蓝颜色无限不循环的点点赤颜色——到达很多地方一个小书圣——一个肥头大儿的三四个财东和苗条妖艳的五六个姨太太——兄妹二人和佣人女女、善良的管家——各种丝线交织成了一堆解不开的湿发

1.自己的无色开始被涂染

2.多半个圆的橙颜色

3.零散碎片的黄颜色

4.一抔半青颜色两朵又三分之二的紫颜色

5.几股蓝颜色——无限不循环的点点赤颜色

6.到达很多地方，一个小书圣

7.兄妹二人和佣人女子、善良的管牲口人

8.肥头大儿的三四个财东和苗条妖艳的五六个姨太太

9.半夜里，各种丝线声音交织成了一堆解不开的湿发

第三章口中噙着的高山大川大河，把世界说绿唱青

继续的不断前进深入，就这么走着看着：

得救于开春——患难后的真情质变了，升华成了一辈子——小娃娃的心思多么的单纯，却夹杂搅和了缜密——刀尖上的米粒用嘴舔——一个新地方，婴儿的手脚和心意思——好日子踢踏门槛的跑进来——争执就这样的暴露无遗的一起睡觉打闹——其实还有孟子和《孟子》——倒究竟是孟子还是颜回

1.得救于开春

2.患难后的真情质变了，升华成了一辈子

3.小娃娃的心思多么的单纯，却夹杂搅和了缜密

4.刀尖上的米粒用嘴舔，一个新地方，婴儿的手脚和心意思

5.浸湿的布子，左拧右挤的终于渐渐的干起来，潮潮的就要接近一种干透透的胜利了

6.下山，带着清新鲜活的空气，融入进了不一样的血液，成了一个具有正义的正常人

7.好日子踢踏门槛的跑进来，争执就这样的暴露无遗的一起睡觉打闹

8.其实孟子还有《孟子》，你倒究竟是孟子还是颜回

第四章.真正的颠沛流离开始了生长，嫩枝绿色被火燃烧成了只能忍受的苦闷的寻死

讲述还在继续，作者的笔端在流淌：

改编创新出现了不一样的面孔——几件有大惊喜的事情，得到了认可——猜忌开始了，火焰变了颜色，在个自的身上蔓延——离婚，让存亮和她扫地出门，没得商量——苦难真的开始了，花样式的干活折磨——苦痛的环境依旧琢磨，遇到三嫂薛成虎被拒绝寻死（孔子）——颠覆的天意存亮成气候，名气大起来——恨透，要一较高下，漫长的比拼——一厢情愿的想，他倒究竟是颜回还是孟子，或者更是荀子

1.改变创新出现了不一样的面孔

2.几件有大惊喜的事情，得到了认可

3.猜忌开始了，火焰变了颜色，在个自的身上蔓延

4.离婚，让存亮和她扫地出门，没得商量

5.苦难真的开始了，花样式的干活折磨，苦痛的环境依旧琢磨，遇到开春薛成虎不同意且拒绝我寻死

6.颠覆传统的存亮成气候，名气大起来——恨透，要一较高下，漫长的比拼

7.一厢情愿的又想，他倒究是颜回还是孟子，或者更是荀子

第五章.新时代的春风吹遍广袤大地，一个新的季节就要扑面而来

讲述还在，起伏

时代大变革，柴火重新的哔哔叭叭被点燃，声音不一样了——路上，艰难的行走，多少次的种种危险——遇到合适的人，收徒弟，队伍扩大，准备的很充分——派别出现，争斗默然的在进行——不同的徒弟的过往经历——曹汇金、曹汇随——梁秀秀——李植兴、高凤凤——和解，她的离去带来了回忆，时代的需要，改就改

1.时代大变革，柴火重新的哔哔叭叭被点燃，声音不一样了

2.路上，艰难的行走，多少次的种种危险，主要是不理解的心碎流血

3.还有凤凤没有给你说，要说的全和

4.遇到合适的人，收徒弟，准备队伍扩大

5.曹汇金，还有曹汇随、梁秀秀，新时代里的三个人

6.横在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个结，稀里糊涂的解开了

7.再现一种，派别出现，里外的争斗默然地在进行着

第六章夏天的气候里生长出的杂草，超越了苗苗，除草剂少放些最好，人为的拔去和施肥于苗

最后的讲述，就要完结

等待，不见回来，也去寻找，继续的等待——生命还是没有跑过时光的脚步，失败的落后于无限的距离——新人的继续，路面好的太光滑——科班出生的世家子弟会弄出什么样的东西，期待——保护和改变相结合，才能走得更远——五代人共同参加一个比赛，说出了说书的百年全貌——完成心愿写《盲子》，新生代们谈未来

1.等待，不见回来，也去寻找，继续的等待

2.新人的继续，路面好得太光滑

3.生命还是没有跑过时光的脚步，失败的落后于无限的距离

4.一个难以言说的结局，不可思议的相似，同一个梦

5.科班出生的世家子弟会弄出什么样的东西，期待

6.几代人共同参加一个比赛，说出了说书的百年历程全貌

7.完成盲子师傅的心愿写《盲子》，新生代们谈未来

小说《盲子》创作谈

引子. 活成这么个，每天的天气都是蓝格瓦瓦、晴格郎郎的

我其实不是天生的瞎，有那么短暂的二三年明眼，太小了，刚出生的那么二三年里，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每天都是一个颜色，也是几个颜色，蓝格瓦瓦、晴格郎郎的，能看到，只是它们被浸泡在了完整的黑色里。

第一章没有颜色不全是黑色，还有命运

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将要介绍：

活成这么个，每天的天气都是蓝格瓦瓦、晴格郎朗的

孔子和盲子——两个“子”的区别——漆黑的世界——以及一个亮点——说书

1.没有颜色不全是黑色，还有命运

第一个关注的是没有颜色，几乎都是黑色

黑夜的颜色，让我羡慕不已，因为听人说还有星星月亮

留意了黑夜，才能想象白天，晴天里冷暖的阳光

我一辈子都是这样看待世界的，白昼的阳光和各种发光的灯光我说是一个通红鲜艳的火疙蛋。

浓浓的黄土香味不断的在漫天飞舞，一些争先恐后的钻进我的鼻孔，让他们失望的是我的眼睛里有一层保护膜，不分青红皂白的拒绝一个我不曾拥有过的世界，世间里的春夏秋冬，柳绿桃红稻黄枝枯。是命运的门上锁子的生锈再也插不进所有的钥匙。

看不了世间的所有拥有着颜色的物、人、事，我就说，说的是书，要把白天说出冷暖的太阳，黑夜说出星星月亮然后的黎明。有人说，你盲子还逞能的说破一个天一样，唉，一句话说得我盲子心理可是难受的厉害了，真的是小瞧人了、世量人了，看人下菜了。等着，等老子把天说破个大黑窟窿，让你孙子补上去，到时候就是哭天喊地、求爷爷告奶奶也没人管你。我盲子就在旁边笑呀。

说明一点

我盲子上面说的一些算是恶毒的话，都是被气的。我好强不甘心，有人说心强命不强，我就偏不信，我就是要证明我心强命就强。看看，我又气愤冲动了。其实我的身体里拥有的是一颗善良慈悲的心，尽是被气愤不甘心的外在言语给掩饰住了。不过，没事，只要我们相处久了，也就是时间长了，说不准比孔子都能行哩。

2..孔子与盲子

听说孔子可是个能人哩，一辈子徒弟达三千人，出众的就有七十二人左右。但对于我盲子来说，这就不算什么了，这不是我吹牛逼了，是我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得出手了，我一辈子徒弟大概有四五百人，能行的少说也有五十几个。不信你可以在陕北大地上问问，提起我谁不这么说。他孔子教的是儒家学术，我盲子教的是说书，道理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教书育人了么。

简单的计算

$$3000 \div 72 = 41.66666666666667$$

$$500 \div 52 = 9.615384615384615$$

一个明显清楚而又有力的结论：

我盲子显而易见的能行，孔子教大概四十二个人里面才有一个出众的；再看看我盲子，教的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能行的。只要不是憨憨、傻子的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中间硬硬实实的差下了三十二个人了，我不能行谁能行。

我一辈子就在陕北这块土地上行走，成群结队的几个盲人用一个残疾的明眼人引着走乡串会，我们几个人手拿长棍，是平时一个人走用来敲敲打打地面的。一张嘴，一个凳子，一张桌子，一把三弦或琵琶，绑在小腿上的甩板，绑在手腕上的一串小木板，大家都叫“嘛喳喳”。就是这些东西养活了我一辈子，耳朵就是眼睛，手艺全是在嘴上。走哪说哪，也不晓得人们喜欢不，反正是听见很多人在我周围听我说着笑着。能笑就说明最起码肯定是高兴了，说明我还说的可以着了。

走到哪里从小人家就叫我瞎子，这就让我大（方言，读 da）我妈给我起的名字失色了许多，没人叫。后来我细细一盘算，名字么，就是一个代号，不管什么，人家都叫了叫得多了，那就是名字。正儿八经我的名字叫刘随喜，可是没人叫，都叫瞎子，那就很多人觉得我的名字是瞎子。直到在十一岁那年遇到了我师傅，才摆脱了瞎子的叫法。

正是亮红晌午，晒得人实在是难帐了，想想地里的庄稼就心疼，一年就看这么点收成了，给你等上个天不争气。就打那么一口粮食够谁吃，半秋一冬，加上第二年的一春一夏，不够是再正常不过了。饿得人头晕眼花、绝望、要死要活，这么半死不活的活着人自然就不想活了，活得难帐了么。

我晓得是黑夜来了，感觉到了丝丝缕缕的凉意直往我的身上碰撞，这样的舒服让我的肚子更空，什么都没有了，没胃没肠子没肺，心也就剩那么一点点了，都被饥饿吃了，狼吞虎咽的感觉。流着血但不疼，是一种舒服而又让牙齿发痒发麻的特殊舒畅，浑身发抖。

瞎就是盲么，盲还不就是瞎。黑夜的到来会让这样瞎盲的人心理有了些许的安慰，明眼人的视野也会被堵住很大一部分。即将来的师傅在后面说出了不一样。走着也就会多多少少的有瞎盲人的举动，一只手在空气中抚摸着，似乎空气里有明眼人看不到的实物，另一只手的长棍子敲敲打打的。和地面骂架般的吵杂声里有了提示：走这里，这里是宽阔可以通行的地方；往左，这里有碾子；往右些，这里有石磨；靠后些，这里有狗窝……

“哎呀，引路人，你看窑里有人没，有的话给咱们弄些价凉水喝上几口么，都走得口干舌燥的。”其中的一个年龄最大的老汉，沉着控制着大局有经验的说。

“好的，我这就去看，窑里应该听到咱们外面的动静了，怎么就不出来招呼呢。”明眼的引路人是个三十几岁没手的男人，带着这几个说书人走时就把一根长棍往他胳肢窝一夹，后面的说书人就一个用一只手串珠一样托扶着前面人的肩膀。死死活活的连接着。“你们之间先拉拉话，看有没有走失的，总共算上我也就六个人。

“随喜啊，你这是怎么价呀么，整小了就眼睛看不见了，还整没活人呢，以后我和你爸不在了，谁来照顾你呀”，黑窑洞子里的脚底下站着眼睛和窑洞里一样颜色的随喜，静默的悄悄价，“我们兄妹家照顾么。”“不用了，姊妹子那点情，算了，动乱的年代，以后谁能顾乱得了谁了，我刘随喜也不想活了，一双眼睛不明亮，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和别人没办法交流没办法生活。娃娃们都说我是瞎子，”十一岁的人口里的感叹自然地流淌出，“活人真真娘 x 的是麻烦哩，不想活了，没求意思。”

稚嫩的声音让坐着歇缓的头头老汉泪流满面，这完全就是小时候的自己么，苦难的迷茫，难忤的就不想再给这个世界当作笑柄了，死了成了最好的解脱，一死百了。

“明眼人，你把说话的娃娃引出来，让我老汉摸摸。”

“能行，我和主家先要点水，一回顺便给你带出来。”

罐子里满满的灌上水，身上每个人背的水壶子也灌满了。我就站在了老汉的面前，说：“我来了，你想怎么摸了。”

“就那么价摸了，我看你能不能活，死死活活我摸摸可一下就晓得了。”

“瞎说了，我今上就让你摸摸，你手在哪了？”

“哎，小娃娃，你还就是说对了，我老汉就是瞎说了，不睁眼的说。你问我的手，说明你现在也在瞎说了。我们有了最大的共同点，对这个世界很难评头论足。”

“摸，摸摸，你快点，人还忙着了。”不大的枯瘦的手却不失活力的在空中抖动，粗糙的两只手紧紧的端直的就握住了招呼的手，一遍遍的摸来摸去，突然间的得寸进尺地说“

来，把头伸过来，让我老汉摸摸。”老汉坐在门道前的土台子上，眼皮跳动的忽闪闪的，仿佛成了神医，这么摸会，就能诞生两个新世界一样。

“好材底，是块说书的料，就看时代亏不亏他啊，要是时代能稍微的对她好点，就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啊。”

一个老汉笑眯眯的说：“算命手艺都用上了，摸着摸着就把娃娃的个未来给摸出来了，真的是能行了，真本事，不哄人不骗人。”

另一个老汉说：“就是个真实，谁还骗人了么。吃饱喝好才他娘的是真实是好。”

“说书就说书，小娃娃就小娃娃，能行了。”

我听得是云里雾里的，三个女人一台戏，狗屁，几个男人也给你唱的七嘴八舌大呐二喊的就那么个忤样子。大概明白的是，几个瞎子中的一个瞎子说我有说书的天赋了。悟性也是高。不用再拖累家里了，家里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我却没有说话，狠劲的抽回自己被蹂躏过几次的手，高喉咙大嗓子的说：“算了，你们说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摸摸手就能知晓的以后，喝点水你就能发山水，能把整个世界能淹没呀。大海，谁见过，就是给我们摆在面前也看不

见，怨谁，能怨谁。算求了，喝点水，你们走吧。”十一岁能说出这样的话，当时是没有人会惊讶，只会哀叹一声，尽是苦难的味道。

3.以及，一个亮点

他们没有走，晚上我去上厕所时，长棍在地上的敲敲打打给了他们信息：我出来了。厕所在院子边的土崖畔上挖出的一个土洞子，浅浅的，丑陋的不规则成为了一种失败，注定是成就一个臭气熏天的屎尿聚集场所的命运。星星的声音特别好听，好多个晚上我在厕所屙尿的时候就安静的和世界融为了一体，听着星星月亮的声音，月亮的声音没有星星的好听，月亮多少的有点粗犷，我的耳朵看得好烦躁。多么想成为一颗星星，不饿、不冷、不瞎、不心慌，几乎夜夜站得高高的俯视整个世界。勾起了心里的难过苦闷，在家里对家人就是一种拖累，能做什么？能帮家里分担什么？只会给添乱。爹娘嘴上不说，毕竟是个自的娃娃么，谁愿意把自己的娃娃丢弃，且能吃上，有一口清汤水子吃了能活下去就养活着凑活着。不管经历几千年几万年，从古至今，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呵护都是亘古不变一如既往的。不管怎么，个自心里要有个盘算了，都十四的人了，能有个独立的想法了。

苦楚、难悵、痛疼全部的在心里，走一步看一步，先圪蹴在厕所享受一把。静寂的夜里，听星星的声音，有那么几天还有月亮的参与。它霸道的不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星星再多再密，都是无济于事的胡乱窜。一个流星的凋落，不是遗憾不是怜惜，是一种享受一种鼓励一种支持。滑顺的细腻，没有任何阻碍的倾泻，多么想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在身体里消化后沉淀残渣的排出。不好的食物，肚子里只会干硬结实的，难以顺利的走出身体掉入粪坑，艰难的哼哼嘴里发出困难甚至疼痛血淋淋的努声，往出努，一点点一点点。可恶难以置信的想到了在热气腾腾的锅上的支架起笨重的木头饴饴床子，白格生生的面硬的太硬了，和石蛋蛋一样，两三个人坐在饴饴床子的棍把子上使劲的往下压，隔饴饴床子密集的小孔里就配合节奏的生长出一个个白色面头，在长大，慢慢的。“绑咚”一声沉闷的被汽水打湿的木头折断响声；“咚”一声干屎棒子落在了空荡干瘪的茅仓里，好舒畅。终于算是松了一口气。

想想就兴奋，贫困的年代里这样的精神享受，间接的舒畅放松还是可以的。饿肚子的充饥办法是很多的，好生的虚幻，也好生的难以置信。

长棍敲到了茅盖石，清脆死了，马上就能享受到了。哎呀，娘的个x的，活一天算一天，谁晓得谁明怎么个。不怕，怎么个也不怕。

“不要敲打了，小娃娃，出那么大劲做什么，茅盖石都让你给敲塌了。怕什么了，你站在上面屁事没有的，就你那皮包骨头的小身板还担心把厚石头压塌？想多了。”绝对的讥笑，那会说走了的那群人，里面的一个人说。

“你们怎么还没走，不是让你们走了么。”我朝着声音转过去，面对着，一种个自心里想着的严肃凶狠愤怒的表情，可惜了，谁也看不到。

人群里熟悉的那个头头的声音，“憨娃娃，走，往哪里走，黑天半夜的。我们倒没什么，白天黑夜对我们来说都一个样样的，可对人家引路的明眼人就不一样了，走不成，明走呀。还有就是等你着了。”

“等我？等我做什么，你们走你们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之间又利利的。”嘴上这么说，但还是站住等待着一个满足好奇心的回答撞击耳膜，最好是狠狠的重重的，混沌里不乏脆响的潺潺淋漓的可爱之声。茅口的丑陋土窑洞子旁边还有几个不规则半途而废的洞子，就用来圈牲灵和放些烂柴烂草的。这群瞎子就在虚晃绵软的烂柴草上舒坦的坐着躺着，这个夜晚就交代在这里了。

“不利，很有关系的，我们之间前世就说不清。和你这娃娃一碰见我就觉得我们有缘，上辈子注定的。你是个说书的好材料，能成就一翻大事了。给你说个办法，看你盛在家里也是惆怅的，陕北这块土地是神奇的，能生出育出能人才人，我看你就是了。不管你娃娃信不信我瞎子，我是信我自己了。”还是那个头头的声音样子，一样大小的温和亲切，似乎遇见了自己的亲人，几乎就是一直未见面的儿子。“那你就自己信自己吧，我是不信。”我一转身就要进到茅口，紧接着就是迫不及待已经在这里浪费好久时间的迟到的享受，圪蹴下想前世今生听乡村的上空里星言月语，狗吠是一种嘲笑也是一种鼓励，驴叫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无奈，鸡鸣是一种死亡也是一种孤独，猪打呼哼哼是一种认命屈从也是一种拼搏。我喜欢晚上的凉风，黑暗里的我还会偶尔从心里给嘴角涌上一丝半缕一毫半厘的微笑，给恐惧和本性，思索大概就是这般的年轻活泼，然后慢慢老态龙钟的臃肿干瘪枯萎，最后死去。不再看他们怎么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声音里携带什么样的内容，随静谧去吧。

圪蹴下来，肚子里呜哩吧唧咕哩呱啦的响起了叫声，传递给粪门的就是稀里哗啦前所未有的倾泻而下的。意外的出乎意料，怎么说呢？好是好，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的享受，却短暂的失去了好多，空空的立刻就要出现裂纹，麻木的哗然坍塌随时都会发生。

这次圪蹴着的感觉：

1.不一样的畅快舒酣——本来陈旧的准备好要痛苦的努出干瘪结实的屎棒子，如失去水分的果实；却出现了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之势的拉肚子疯狂般的喷涌，如暴雨中的雨水，从天而降是一个高潮，紧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在山沟里洪涌而出。

2.不如意的难受甚至生气——早就是饥肠辘辘的肚子，这般疯狂的挖掘侵吞后还有什么，挨饿是肯定的，不能继续圪蹴着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细致漫长的思索享受。通常就是这样圪蹴着一个小时也不会腿麻，现在哪里还顾得上精神的享受，身体的疼痛在绝望的喊叫，即将要跳崖，后果是粉身碎骨的不复存在。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不管不顾的，似乎是没有外在明确的对象自言自语，还仿佛是强迫不分青红皂白的最后通牒。

一个给我的选择：

“明天早上八点左右，我们等你，要是来的话就来，我们一起走；不来就算了，过了八点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再思虑思虑，娃娃，一晚上的时间应该够了。”

八点左右“左右”是一种有意的为之，晚上我躺着指使身体里的一个力气在眼皮上强暴，闭上。是另一个词语，假装。脑子里不停的出现一连串的反抗，更难受折磨——难道闭上眼睛就是睡着吗？假装的越久就越是清醒，去吧，你没有选择的，随喜，不，是盲子。也许这真的是你的一条出路。月光轻柔的闯进发黄的窗户纸，把土脚地照成了一汪不能湿淋淋的水，清楚的把半个窑洞的前世今生呈现的一丝不挂地赤裸裸的躺着。一个晚上就被这样折磨的到最后临明时只是迷迷糊糊的，直到六点多的太阳出来还没有睡意，只是昏昏沉沉的眩晕浑浊而已。没有其他的。

对两个字词的解读：盛，陕北

盛，基本的意思是兴旺、炽烈、丰富华美、热烈、广泛、深厚，还可以是姓。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陕北方言里的盛，还会自以为是的加点自己胡诌的理解发散。我的文章上面以及下

面句段里出现的它，都是要表示一种状态，读音还是 sheng，意思呆着。基本意思在这个里面只能是修饰语了，这还是有情面的多多少少有些为难勉强的。怎么样的盛，兴旺的热烈的高兴的平静的安逸的盛着。我觉得说盛着，怎么都比说呆着好，真实、质朴、纯正、有味道、纯粹。方言的强大美丽就是在这些方面，更多的需要简单的细啄品味下，就懂晓了。对普通话而言。

陕北，中国大地上的一块土地，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主人公我盲子后来去的一个地方延安，就在这里面。还被后人称作革命老区。包括陕西省的榆林市和延安市，都在陕西北部，也就称作了陕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面积 92521.4 平方公里，是在中生代基岩所构成的古代地形基础上，覆盖新生代红土和很厚的黄土层，再经过流水风力的切割侵蚀，形成基本地貌类型：黄土塬、梁、峁、沟、壑。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贫瘠的土地上，很多人说陕北是块蛮荒之地，我也不反驳，因为这里几千年来交通闭塞，难以与外面交流，受外界的影响很小，所以也有“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说法。也好，从而这里就有一个纯粹原始的环境，土地的贫瘠并不会影响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身体里的魂灵非但不会衰弱怯懦，反而会越发的坚强刚健。

4.说书

我去了，在八点多一点。爹娘也没有强留我，说出去了也好，学个手艺最起码能活下去，是个长久之计，不然我们死了谁养活照顾你了。有支持鼓励我去的意思。

没有走到他们跟前，给我算说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是里面的头头，后来也就是我的师傅了。嘿嘿地得逞了一切，都在自己掌控算数之中的说：“来了，怎么样？走吧，我们这就起身。”

我没有说话，稚嫩青皮的长棍敲打着靠近他，寻摸着他已经说过的声音尾巴和心里记住回味的语音，记忆里的前进，带着步伐，不能精确的只能是似曾相识。多亏了他身上发出了摩擦衣服和空气磋磨的声音，才把长棍戳点到了他身边。

“你以后就跟着我，走着时就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能行，你说怎么就怎么，我就是个瞎子，白长两个眼窝。”

盲子是他给我的

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瞎子，你是盲子，而且比较有深意。想想，古时候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等，全他娘的都是“子”，你也是有“子”的人。绝对和他们可以拼火一下。真的，你以后就说你叫盲子，你名字叫什么？

旁边飘来一个回答：随喜。

补充道：姓韩。

能行了，你以后就叫盲子，随喜也可以用，但尽可能少用。盲子多么有深意有内涵有文化。主要是带着几分适合增加提升我们精神气的文雅高深莫测。盲子。

我就成了一个名字叫盲子的人，也叫随喜，后者估计只有家里人或家乡的某些人叫。盲子和孔子，都有子，而且，你数数看，孔的笔画数明显的比盲少。一个打平了，一个多出来了，绝对的赢了。师傅说，孔子有文化，我就不服气，文化还不是人学的么，我也能学么。不会写，听敢是会听了么。

我就是一个说书人了，跟着这群人，走过了熟悉的硷畔、园台、土小路。一点点一点点的淡化差点在以后的时间里忘却，人们说想得越多就记得越清楚，我没有，我越是多想就忘却的越多，接近新的纯粹的空白就越彻底越多。开始了陌生，深一脚浅一脚，多是黄尘绵软坑坑洼洼的乡路，翻山越岭的行走，喝小河水，吃野草野菜，糠窝窝高粱米汤。没事的时候就在师傅的指拨下拉二胡，说书时就听。一辈子就注定了在陕北的大地上说书，从离开家就是了。

师傅说：“娃娃，我给你教的东西，是实心实意的，都说师傅会给土地留一手，不然后果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不怕，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娃娃，我没有结过婚，但我能感觉得出你是，就是我的娃娃。注定的相遇。我要给你从基本的教起，是倾囊相授。”

最基本的教起：

首先，从人是从哪里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个来去中间大概就是活着。

其次，活着，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存在的意义。